

二师兄爱上了一个病人的女儿

4

医生日记

3月9日

今天我们敬爱的朱主任又被投诉了。我们笑坏了,越是德高望重,越是投诉大王。这没办法,干得多,错得多。他的错永远是态度。医务处的同志们委婉提醒他多次了,除了医术高明以外,还要态度谦卑,你被投诉率太高,会影响你们科的精神风貌小红旗的。

朱主任无可奈何,依旧好脾气地口头答应了。今天他突然一本正经地召开会议,要大家群策群力,看看怎样才能让患者觉得他脾气好。全场掩面而笑。

全国涌来看他的病人坐船坐飞机坐火车长途跋涉,在医院门外自带铺盖卷,买黄牛号也好,网上挂号也好,彻夜排队也好,费时费力好不容易轮上。一进去,朱老就伸手拿片,无论你怎么主诉症状他是不听的,只在片子上扫一眼,蹦出“开刀”二字或者“不开刀”三字。患者再问什么时候住院,就回一个字:“等。”再问等多久,没话了,下一个病人已经进门。我要是被他看,也会被活活气死。为见活菩萨一面费尽周章,见了以后就这样热脸贴冷屁股,谁都受不了。

朱主任委屈得不行:“我是外科大夫呀,不需要问长问短的呀。瘤子拿掉了你什么症状都没了,瘤子拿不掉,我说一箩筐话,你还是难受呀!再说了,三个小时时间我要看六十个号,还不包括人情号、加塞号、院办带来的,会算术的人都算得出的呀,三分钟我要看片子,判断能不能手术,怎么手术,还要安排病床,怎么跟你寒暄、安慰你情绪呢?”

院里接到的最经常的投诉就是消费欺诈。意思是我挂了你朱主任的号,排的是你朱主任的病,最后出院小结上写得分明:主刀的不是你朱主任!你这不是欺诈是什么?我泱泱大科,光医生就一百多号,要是病人都

只看朱主任的,就他一个人开刀,全签他的名字,你们信我也不信啊!

对患者来说,脑子里长瘤那是不得了的大事,对我们来说,瘤子也分三六九等,普通瘤子,杀鸡焉用宰牛刀。包你人没事,十天之内出门不就行了吗?来的时候又是功能障碍,又是斜瘫软烂的,走的时候神气活现,到门口咬我们一口,真是的!

当然,要是我,也是很痛苦。花了平板液晶数字的钱,到手是直角平面,总是不爽。这个世界,真的是很难平衡啊!

3月12日

二师兄的春天到了!

临下班来了个会诊病人,在18楼高干病房,点的是大师兄的名。今天遭遇百年不遇的线路检修,谁都不愿意爬上去。大师兄推二师兄去看,二师兄推大师兄去看,最后两人建议杜丰生先去打个前哨。

不一会儿,小杜回来了。问他情况如何,小杜一脸严肃,说:“我有两个消息,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,你们要听哪个?”

大师兄说,先听坏消息。坏消息是,问题大了!麻烦得很!

二师兄再问,好消息呢?好消息是问题不严重。两人的脚都踹过去。

小杜一脸神秘地说:“老头的病一点不严重,我看严重的那部分应该归口腔科管,不归我们管,明天就可以退回去。但我相信你们一定舍不得退回去。”

两个人都懒得搭理他,不是我们科的病人我们向来不搭理。

“那个人的女儿是上戏表演系的学生,惊为天人!我看完以后就跟她讲,你父亲的情况不是一般的严重,可能需要大夫们来会诊,你等着,我去叫人。我这就奔下来通报情况了。”

二师兄快速跑出房间,把我们反锁在里面,他在外面喊:“你们谁都不许出来。就在这里老实呆着。不要跟我抢,不然我在你们饭里下砒霜。”最后一个字应该是从两层楼之上飘下来的。三分钟之后他就下来了,打开门问:“18楼几号病房?”

小杜说:“1805。你就为这个回来,干吗不玩手机?”

“手机忘带了,走得太匆忙。”小杜赶紧递手机过去。

“记住,十分钟后打我电话,就说有急诊手术。万一不好看,我就撤了。”

十分钟后我们再打他电话,手机关机了。两个钟头后,大师兄都下班回家了,二师兄才进来,进门就向我们宣布:“从今天起,我禁止你们任何人踏上18楼半步,包括大师兄。谁去我跟谁翻脸!还有小杜,你替我想个法子,这种不明原因的神经痛能扣他多久,越久越好。成败在此一举。”

小杜说,顶多一两天,做个扫描什么的就差不多了,道理上说应该没有肿瘤的迹象。

“查!没有肿瘤也要查出肿瘤!就这么定了!”二师兄又上18楼了。今天晚上不知道他还打不打算回家。我问小杜那姑娘长什么样,他说比高圆圆好看。我都想上18楼了。

3月13日

早上查房的时候,小杜说给18楼设计了PAT的全身检查,因为仪器已经排满了,所以需要等两天。

中午二师兄有点垂头丧气。说:女孩子讲的好多电影和好多演员名字我听都没听过,交流起来不顺畅。我们急忙根据他残留的记忆碎片拼出以下作品和人物:《飞跃疯人院》、《女王》、《百万英镑》、罗伯特·德尼罗、海伦·米勒、英格丽·褒曼。还有一个大师,我们谁都不知道的,我被派

了任务,回家当科研课题去攻关,明天早上来交资料。

我们跟二师兄说,你这样谈恋爱不行,被她牵着鼻子走,咱们的生活视野就那么窄窄一条,除了手术就是门诊,除了夜班就是查房。N年不休假,没有任何娱乐,你跟娱乐圈的人谈娱乐,这叫自曝其短。要跟人家谈科学,谈生命的奥秘,谈医生的伟大,要把她拉进你的圈子里。

二师兄说,不行,天生英雄气短,一个学医的理科生还偏偏对艺术有景仰,一听那姑娘谈艺术史话,就有将她拥入怀抱的渴望。

小蕾同学在旁边突然插了一句:“是先有将她拥入怀中的渴望,然后才对艺术景仰的吧?次序不要颠倒。”

二师兄还辩解,真的是对艺术很崇拜,顺便带搞艺术的人都很崇拜。大师兄坏笑着说,最后一句话最在点子上:搞艺术的人。所有的“搞”字,都是动词上披着形容词的外衣。认识你十年了,第一次发现你原来是狂热的艺术爱好者。

二师兄很丧气地说:“医生这个行业把我给毁了。上大学的时候也是个文艺青年,怎么十年医生当下来,觉得自己像个木头一样,已经跟社会完全脱节了。最近死的几个女演员,一个都没听说过。”

“你管谁死了干吗?你要能把活的之间的家谱弄清楚了就不错了。”“活的没啥可显摆的呀!通过这些故去的人,可以分析一下病情,谈一下演艺圈的人如何防病抗灾,平日里注意点什么,话题不就出来了?”

被我们一阵狂扁,连死人都要利用,这个人真是丧心病狂,真的可以作为医生行业的败类拉出去批斗,如果谁需要反面典型,我们是赞同把二师兄拖出去的。下午的时候,二师兄已经在看《演员的自我修养》这本书了。

肖沐天他们遇上了越境武装人员

9

热门影视

这是冈多则拉的一个鞍状坳口,是通过主峰相邻众山的必经之路。天阴得厉害,风不是大,而是狂劲,雷霆万钧地怒吼着,能把石头撕开。雪不是雪,是雪粒子,一颗一颗,鞭子似的往人身上抽,往人脸上抽。

是大风口,在主峰下,坳口看着平坦得很。这里不能直立行走,只能学祖先,顶着风,蜷缩着、跪着、趴着,在雪地里一下一下地爬动,是计划中最艰难的那道关。

这回郝大地不用人帮,和肖沐天替换下几个兵,两人一前一后,前拉后推,把担架上的朗措往前带,让兵们空出手,自己顾自己。古蒙儿没人保护,艰难地在雪地上爬行,爬得有些绝望。还是有人掉了队,是体质最弱的杨扬。肖沐天回头,看见杨扬松驰下来,被狂风吹着一点点后,是放弃的样子。肖沐天爬到杨扬身边,替杨扬拍掉脸上的雪粉,冲他笑了笑问:“想睡不想睡?”杨扬点头,又摇头,眼睛是睁不开的样子。

肖沐天说:“出完操再睡,别让班长把你堵在被窝里。”杨扬想笑,没知觉,无力地点头。肖沐天又说:“告诉我,今年八一建军节怎么过的,连里杀猪了吗?”杨扬摇头,但肖沐天的话让他感到了温暖。肖沐天又继续说着:“你别说话,听我说,等出完这趟操,我们再过一次节,六菜一汤,新鲜橘子,好不好……”杨扬点头。

“走!”肖沐天喊着,他在前,杨扬在后。杨扬拼命瞪大眼睛,盯着前面肖沐天的靴子,咬着牙,一下一下往前爬动。他们很快就追上了多嘎,肖沐天亢奋得很,大声冲多嘎喊:“听着,我们出操去!出完操会餐!红烧肘子!青岛啤酒!会完餐打篮球,打掉政工组那帮孙子!”多嘎发愣,很快明白过来,兴奋了,“算我一个!”“少废话!有种的跟上!”肖沐天一边说话,一边带着两个兵撅着屁股使劲地往前爬。

队伍终于到了一片丘陵状的大雪坡,肆虐的狂风不见了踪影,四周一片安静,静到让人一时难以接受。他们过了大风口,一个不少,人却软了,七零八落地走着,一个个歪歪倒倒。笑声响起来了,为终于爬过了最艰难的大风口而高兴。

肖沐天没笑,他不易觉察地松了一口气,从大风口的方向收回视线,回头,突然站住。打头的郝大地先肖沐天站在雪坡下,抬起一只手,向后面的肖沐天示意,肖沐天快步超过众人,越过每一组人时都示意噤声。笑声消失了,人都怔怔地站在原地不动,只有九毛九喉咙里低传来警告的声音。肖沐天快步走到郝大地身边,顺着他的视线看出去,远处的山脊上,一队黑影向这边蠕动,那是一队武装人员,装束一致,胸前还挎着武器。郝大地说:“是那边的人,武装人员。”

肖沐天问他们在哪儿?郝大地说:“我方实际控制线内。我们没有越境,而他们可能越境了。”肖沐天去背后卸行囊,取地图。“不用看,界标早被雪埋了。看那个山脊,是自然标志,八十九号边境图上有它。只要他们向雪坡下迈一步,就是事实越境。”郝大地说。

必须提示他们。身后,郝大地用一支军用小喇叭吹出一串军号哨音,对面披着雪披的武装人员停了下来,迅速散开,卧倒。肖沐天迅速取下背上的那支老式步枪,滑出弹匣检查了一下子弹,装匣。那队武装人员从雪地上爬起来,列队,继续往这边来。

肖沐天说:“警告他们,他们在接近我方实际控制线,让他们停下来,撤回。”郝大地用小喇叭吹出一串军事用语,那队武装人员没有停下来,继续往这边来,只是分散成作战队形,而且小心了许多。

“准备战斗!”肖沐天说。古蒙儿、娜叶、曹仁、朗措和扬扬已经退到雪坡上隐蔽起来,紧张地向雪坡下看。没有

武器,几个年轻兵手里都是石头,捏得紧紧的,他们紧张得脸煞白。

肖沐天将手中的枪递给郝大地,郝大地不接,扬了扬手中的匕首。“废话,你枪法好。”肖沐天说。郝大地不再多说,以刀易枪,然后从兜里摸出几粒石子,挑选出一粒,噙在嘴里。

肖沐天和郝大地在前,九毛九在中,吴欢、多嘎、朱天明在后,五人一狼很两个小组低姿向山脊方向跑去。曹仁等人紧张地看着。杨扬脸憋得通红,呼呼呼的,突然从雪地里爬起来,他也要参加战斗。曹仁来不及阻止,他已经跨了出去,屁股着地滑下雪坡。曹仁愣了一下,也爬了起来,从药箱里找出一把手术刀捏在手上,把药箱交给娜叶,一跃出去,滑下雪坡。

边境标志的山脊上,也许看出中方人少,没有像样的武器,也许对方是有备而来,那队武装人员再次从雪地上爬起来,警觉地握着枪,居高临下地向下滑。双方僵持住了。对方带队军官和两名下级军官商量了一下,武装人员列变了,一字排开,像看池塘里的鱼似的看雪坡下赤手空拳的中国军人,只是枪横抱在怀里,右手还在扳机上,随时可以扣动。

“都站稳了,腰直起来,胸挺高,别动。”肖沐天说,五个中国军人矗立在那里。身后传来踏雪声,肖沐天回头,是杨扬,正跌跌撞撞地往这边跑,后面是曹仁,手里握着一把手术刀,也在大喘着气跑。肖沐天回头,目光枪口般射出,他的力量增加了。

“下雪了!”朗措突然说,古蒙儿抬头看,是的,下雪了,一朵朵梅花般菱状的雪花从空中静静地飘落下来,落在他们身上、脸上。没有人动,都挺胸昂首站立着,即便手中没有武器,胸也挺得那么直,头也昂得那么高。九毛九也安静了,也昂着脑袋,像一名合格的士兵。

山脊上,对方的武装人员也站得

直直的。中国军人一动不动,浑身全白了,成了雪中雕塑。渐渐地,对方的武装人员有些耐不住了,有人跺脚,有人摇晃雪披上的落雪,有人把怀里的枪挨个胳膊支着,军官严厉地说了一句什么,武装人员又站直了。

古蒙儿死死地抱住朗措,朗措瞪大眼睛,喘着粗气,娜叶哭了,她担心对面山脊的中国军人。她爱人老董告诉过她,他们即使安静地躺着,心跳也是咚咚的,国家要安宁,领土一寸不能动,他们成卫在国家的领土上,他们也不能动,一丝一毫也不能动。

对方的武装人员在往后撤。枪还环在胳膊上,眼睛还看着山脊下,人倒着往后退,军官再一声令下,他们突然消失在山脊上。肖沐天没有动,没有下令,中国军人还笔直地站立着,一动不动,雪花落满了他们的身上,他们成了雪人,连面目都看不清了,身后传来“咕咚”一声,肖沐天应声回头。杨扬瘫倒在雪地上,人失去了知觉,顺着雪坡往下滚。郝大地迈步去扶杨扬,身子僵硬,倒下了,倒下了没停住,纵身跃出,扑过去拦住了杨扬。“咕咚”一声,这次是曹仁,被企鹅式僵着腿上前前的吴欢和朱天明抱住。古蒙儿、朗措和娜叶热泪盈眶,从雪坡后爬起来,跌跌撞撞地向雪坡上奔去。

一处被常年积雪覆盖住的峭壁,遮挡住大半个天空。峭壁下,风吹不着,雪飘不到,是理想的休整地,队伍在这里集中。曹仁说杨扬没有危险,让娜叶给他吸氧,再让他喝口水。曹仁退到一边,疲倦地一屁股坐在雪地上,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见郝大地和肖沐天都看着他,他连忙掩饰。肖沐天目光尖锐,冲郝大地使了个眼色,两人各搭一只手,把曹仁连拖带架起来,离开人群。

肖沐天和郝大地把曹仁放在雪地上,让他坐下。肖沐天的脸色有些阴沉,问曹仁:“说吧,出了什么事?”



六六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在《心术》中,六六将用其特有的犀利、幽默、睿智还原一个中国式医患关系,揭露看病难、药价贵、医患之间互不信任、医疗事故频发等种种现实问题。小说以上海某知名医院的脑外科医生郑艾平为第一人称切入,大师兄刘曦、二师兄霍思邈、外科医生郑艾平,三位年轻医生性格各异,却都想做个好医生。但病人的不信任、医疗纠纷的败诉,一次次打击着这群医生。年轻的医生只得为他们的理想苦苦挣扎。

[上期回顾]

我的女朋友小蕾差点被病人家属打了,因为病人家属想把从庙里求的一张符贴在病人床头,小蕾不同意,说如果贴符有用就回家贴符去,不要在医院看病了。结果差点被打。



云上 刘岩 著
花山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眼下热播的电视剧《兵锋》由此小说改编。

它讲述了因边境事件要回军分区接受调查的上尉军官肖沐天,带着一个特殊的“兄弟班”,包括性格张扬的志愿兵、寻找丈夫的美丽军嫂、报考军校的年轻军人、军犬九毛九等,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整整六天中,克服洪水、大风口、雪崩区、泥石流以及遭遇异国武装人员等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,历经九九八十一难,终于回到大部队营地的过程。

[上期回顾]

肖沐天送古蒙儿回去,路上听古蒙儿说起自己的故事,古蒙儿不知道妈妈是谁,只有一个疼她的爸爸,但爸爸在有一天也突然离开了,下落不明。